

研究的。反之,怕副作用而不敢用药,就无法提高疗效。

服乌头

乌头性同附子，麻醉甚于附子，服后遍身麻木，欲言不得，欲坐不得，欲卧不得，胸中跳荡不宁，神智沉冥，如中酒状，顷之，寒痰从口一涌而出，胸膈便舒，手足温而身痛止矣。服生附子者，往往有此现象，予与长女昭华俱以亲试而识之。但昭华因痰饮服之，则呕痰而愈，予以寒利服之，则大泄而愈，要其为麻醉则一也。

【按】《金匱》曰：“寒疝，腹中痛，逆冷，手足不仁，若身疼痛，灸刺諸藥不能治，抵當烏頭桂枝湯主之。烏頭桂枝湯方：烏頭五枚，右一味，以蜜二升煎，減半，去渣，以桂枝湯五合解之。令得一升後，初服五合，不知即服三合，又不知復加至五合，其知者如醉狀，得吐者為中病。”文中說到如醉狀，得吐者，是服藥見效的表現。所以不出現這種症狀，還要增加劑量。而且烏頭並非催吐攻下之藥，但昭華因痰飲服之，則嘔痰而愈，曹穎甫以寒利服之，則大泄而愈。似乎不單是得吐者為中病，得泄者亦為中病。

下利治法

脉沉弦为有水，此《伤寒》《金匱》之通例也。水与湿并，乃病下利，水流动而湿黏滯，故利而下重，此为四逆汤证，为其寒湿下陷也。予治此证，见脓血者，或用附子理中汤加柴胡升麻，所以疏郁而消毒也，痛甚则加乳香没药，所以止痛也。此厥阴下利，虽下重而不宜凉剂者也。

若夫寒尽阳回，则阳明脉大，是其始病寒湿而利不止，继乃寒湿变为燥热而利仍未止，是即后文下乃愈之证，宜大承气汤者也。

唯邪尽正虚,脉乃微弱,邪尽则利欲自止,阴尽阳回,脉乃微弱而兼数,则尤可决其利将自止也。此证虽脉数而渴,甚至发热圉脓